

去美国留学前的那段日子



□赵晓阳

成长的过程就是破茧为蝶，挣扎着去掉所有的青涩和丑陋，在阳光下抖动轻盈美丽的翅膀，闪闪地、幸福地颤抖。

历经“九九八十一难”，在高考中“浴血奋战”一路“杀”入大学，本该好好放松一下，可天生不“安分守己”的我又萌生了“出国”这一新的想法。我开始寻找国外交换的目标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我，幸运地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我最终选择了一所美国的大学作为交换的对象。从踏进国际交流处的那一刻起，准备材料、面试、办签证等各种烦琐之事，像冬日里的鹅毛大雪般无情地扑面而来。我必须要它们在它们融化之前将它们聚集加固，建筑起一座属于自己的梦想城堡。再残酷的考验也无法打乱我前进的步伐。重重磨难下，我不畏一切艰难险阻，终于顺利拿到了通向美国的签证，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

成长就是笑着说“拜拜”



□王春红

开车行走在晨曦中冷清街道，生命中新的一年拉开帷幕。窗外风疾雨急，我的内心却充满暖意。毕竟，我终于可以在你的视线中转身离开了！哪怕世界风雨交加，只要有你不惊慌的目送，我就能一往无前。谢谢你，亲爱的宝贝，你终于以成长的力量抵御了妈妈转身时的忧伤。

有人说，儿女是你前世未了的情缘，这份缘愈深，她就愈离不开你。如是，我的女儿就是另一个我——她一直不能接受我与她有须臾分离。曾几何时，每一个与女儿分别的时刻，都是一次让我愧疚而心碎的逃亡。

多少个匆忙的早晨，当我小心翼翼地卫生间洗涮，即便隔着紧紧关闭的房门，她依然像有心电感应般在我起床后第一时刻醒来，脆亮地叫我。我奔回卧室，总见她小小的身子正爬出被子，急促地叫着“妈妈”，顺势一头钻入我怀中。每当此时，分离的一番纠缠在所难免，无论怎样安慰，她都号啕大哭，陡然哭喊声在我耳边如平地惊雷，划破黎明的宁静，再看她——歇斯底里，捶胸顿足，涕泗横流地苦苦哀求：“妈妈，你别上班去，你别上班去……”止不住的泪水在她的小脸上恣意奔流，蹭在我脸上，打湿我的心，让我的眼睛生涩疼痛。最后，在家人的协助

从拿到签证到起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一切都像暴风骤雨，急促有力。临行的那一夜，和爸爸妈妈聊到很晚，心里五味陈杂，几乎彻夜未眠。这之前，我一直是父母的乖乖女，什么事很少自己操心，连假期放假都是父母接送。突然的离别让我有些无所适从，更多的是对父母的不舍。

出发那天。我们全家人起了个大早。夜，依旧那样漆黑，黑得让人窒息。在星辰的陪伴下，我们赶往机场。

依偎在妈妈的怀里，想要再多享受一下这种温暖。多么希望路再长一点、长一点儿，车开得再慢一点儿、慢一点儿……该来的还是要来，自己的选择还是要由自己承受，这一刻还是来了——离别。在我将要转身的那一刻，“等一下。”爸爸叫住了我。他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慌张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将手机对着我，要给我拍照。我乖乖地站好，强忍着泪水，扬起嘴角，留下一个大大的微笑。我，不能哭。将即将远行的女儿“保存”在手机相册里，爸爸哀伤的眼神中似乎添了一丝安慰。他双手紧握手机，好像牢牢抓住它，我就不会离开一样。他垂下头，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慢慢地装好。我知道，他是不让我看到他流泪。缓慢的动作、躲闪的眼神下试图掩饰的是他不经意流出的泪水。他们都在故作镇定，眼角泛起的泪花足以说明一切。此时，纵使有千言万语，也只能化为一句“再见”。

收起假装的微笑，转身离去。我知道，只有看到我的坚强，父母才会安心。但转身的一瞬间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。“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呀。”妈妈哽咽的声音从背后飘来。“知道了。”不敢再回头，只能用背影来回答他们。

飞机起飞，我也完成了人生的起飞，20岁的我终于踏出了真正独立的那一步。

带上父亲逛南京

□如雪

我们家挨着京广铁路，我爷爷活到92岁，看火车在铁道上跑了几十年，临老的时候躺在床上，说不知道坐火车是什么滋味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有一个心愿，要带父母出去逛逛。

这期间有过很多机会，也曾经多次跟父母商谈要带他们出去，但他们总是有许多理由推托，或者家里没人看家，或者农活忙脱不开身，一直不肯出行。

这几年，母亲的腿脚越来越不好，经年累月的劳累伤病使母亲走不得远路，我就越发紧张，想趁着父亲身体还好，带他出去转转。

暑期结束，小丫头要去南京上学，正好是个机会，我借口行李多，掙掇父亲一块去南京。

南京的天气闷热，我们跨越了东南大学长长的九龙湖校区，找到宿舍，给女儿铺好床铺，父亲倒头就睡。“我睡好了，今晚去操场溜达，你就跟果果挤挤吧。”父亲可惜那每晚198元的房费，“我在家干一天活儿才不挣到100元钱。”

“不，我不跟孩子挤。”我说，“我要去住酒店，你负责跟着就是。”

九龙湖是东南大学的新校区，我们做了地铁到诚信大道，拐过殷巷桥，在苏果的对面找到酒店。办了房卡，预交了一周的房费，父亲着急了：要在这儿待一礼拜啊？家里还剩一块玉米没掰呢。

“那要不您自己回去？回程票不好买，我可不去。”我狡黠地冲父亲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带了父亲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。

由于正赶上上班时间，地铁上人很多，我们没有座位。站了一段时间，父亲也许累了，就挨着地铁门边一个座位蹲下，对面的小伙子站了起来给父亲让座，父亲坐下去，没有吭声。

转车的时候，我低低地对父亲说：“爸，下次有人让您您要说声‘谢谢’。”

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喏喏地应着。

这以后的几天里，每每有人让座给父亲，老人总是堆满了笑脸向人说“谢谢”。宛如当年我听他的话一样，父亲也照着我的话去做。

参观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，我们便顺着路边溜达，找个面馆去吃面，然后

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
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

到附近的莫愁湖看荷花。中午的莫愁湖畔人并不多，父亲累了，在躺椅上小憩，我去荷花池边赏荷花，顺便捕捉些美丽的镜头。

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在用河南话跟几个南京退休老人聊天，聊起送自己的外孙女来上学，聊起南京的物价好贵啊，一碗饭可以买河南两碗了，甚至还扯到了房价。

我走过去，父亲跟人介绍：“这是我姑娘，可孝顺了，带我逛南京。”

“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姑娘，明天带你爸去看看夫子庙，逛逛总统府。南京六朝古都，好多地方可以看的。”与父亲聊天的南京老人见了我，乐呵呵地说。

第二天，来到南京夫子庙，两边是热闹的东市西市，仿明清的街道与店铺里展示了各种商品。“这旅游区，比咱们小商桥的杨再兴陵园大多了呀！”父亲感叹着，流连在一个个商铺里不肯出来，镯子是要买的，项链也是要买的，头花也要买点儿，“孙女戴不了，孙女她妈戴也可以啊。”

由于我曾多次去过夫子庙，出了西市，父亲进了夫子庙参观，我便在外面等候。我从人群中穿过，来到秦淮河畔，看河中画舫游弋。我在河畔拍了几张照片，回头再看夫子庙，正见到父亲的背影，慌慌张张地到处跑着找我。看到我，父亲长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里面也没啥看的，就是一个孔子雕像。”

我忽然就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出门，父亲让我站在路边等候，面对着热闹的人群，幼小的我因贪玩而找不到父亲时那份慌张与无助。

接下来到江南贡院、乌衣巷口、王谢古居、李香君故居，我都一路陪同父亲，给他讲解各处的历史渊源、传说故事，父亲认真地听着，细细地看着，放心安稳地跟着我走进一个个景点。

顺着李香君故居媚香楼里的楼梯下去，站在秦淮河内埠，回味当年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故事，指点给父亲看内埠口岸草丛里残破的侯方域塑像，父亲陷入了沉思。

眼前一艘画舫顺流而过，曾经的历史一如这泛着浑浊的绿水，过去了就回不来。我们都是看客，看曾经的繁华、曾经的香艳、曾经的失落。

一切都会成过眼烟云，珍惜当下，感恩亲情，我们都会把握此刻。